

各位朋友，我们之所以走到一起来，是因为我们都有一个相同的预感，那就是，全球性厄运正要来临。世界正变得不同寻常，逐渐不受控制。地球上的居民开始容忍贪婪，容忍权力，容忍愚昧，容忍财富，容忍科技，却开始藐视现实，否定能力……

地球环境正受到严重破坏，处于十分危险的状况。到处是毒气，到处受到侵蚀，气温不断上升。面对为了短期利润而开发的基因工程，地球显得如此脆弱，甚至不堪一击。病毒和细菌在巨大的压力下随时可能产生致命的基因突变。武器在全世界泛滥成灾，无论何时何地，都能轻易获得。人工智能使人类快速地非人化。作为物种之一，我们掌握的知识越来越多，可对于发生在我们自身、发生在我们的世界、发生在陆地海洋天空的许许多多的事情却了解得越来越少。

……我要着手设计并实现一个宏伟的蓝图，我现在就要开始行动，和最优秀的人才一起行动！想必大家和我一样，对此都有相同的感受。这，就是我向在座各位发出邀请的原因。

——书中巴菲特所言

CMS
PUBLISHING & MEDIA
中南出版传媒

建议上架：畅销书

ISBN 978-7-5404-4755-7



9 787540 447557 >

定价：32.80元

"only the
super-Rich
can save us!"

Ralph Nader

SEVEN STORIES PRESS
NEW YORK

|| 书中主要人物

沃伦·巴菲特	全球著名投资大师，股神
老比尔·盖茨	比尔·盖茨的父亲，曾为律师，目前担任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
乔治·索罗斯	著名货币投机家、股票投资者、慈善家
特德·特纳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创始人
彼得·刘易斯	美国前进保险公司首席执行官
比尔·科斯比	美国著名资深喜剧家、演员及作家
菲尔·多纳休	美国电台和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导演
伯纳德·拉波波特	美国收入人寿保险公司创始人
小野洋子	日裔美籍音乐家、先锋艺术家，约翰·列侬的第二位妻子
马克斯·帕尔夫斯基	英特尔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和名誉顾问
耶诺·保卢奇	大厨师出身，拥有70家公司和几家大的冷冻名牌食品企业
伦纳德·瑞吉奥	美国最大连锁书店巴诺书店创始人兼董事长，投资大师
巴里·迪勒	美国“最具远见和天赋”的商人之一，电视连续剧和电视电影的先驱，世界电子商务巨头
保罗·纽曼	美国著名演员、赛车选手、慈善家，捐给社会的善款，多达2亿2千万美金
乔·贾迈勒	原告律师界的传奇人物，被誉为“侵权诉讼之王”，亿万富翁
罗斯·佩罗	最大的独立计算机服务公司EDS公司创始人，佩罗系统公司创始人、董事会主席，IT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索尔·普赖斯	公认的会员制商店创始人，他的“会员制批量直销”概念被世人称为革命性概念，他对零售业的贡献近百年来无人可及

第十二章

6月的第一个周一，这份有关企业福利巨头的报告传遍了大街小巷，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天的《号角》对报告进行了整版的报道，报童们一边一份接一份地散发报纸，一边大声喊着“看报，看报！”有时就直接站在某个福利巨头的总部大楼前面喊叫。主流报纸也有了一个重大发现：尽管那些享受着政府慷慨捐赠的个体公司依然会支付净联邦税，但总体而言，企业福利救济或多或少抵消了企业的税务负担。总之，企业式的美国实际上就是一大免税公司。纽约、波士顿、洛杉矶等城市的街头小报都头版头条刊登了诸如“企业福利巨头逃税”、“大亨福利巨头大曝光”等报道，大肆报道怒容满面的总裁们声嘶力竭的咆哮场面。有一部名为《只有小百姓纳税》的卡通片，把企业描画成公众饲养槽中饲养的大肥猪，影射了纽约房地产巨头里昂那·赫尔姆斯利被查出有逃税问题时怒不可遏的场面。就连《时尚》杂志也已投入了行动。《华盛顿邮报》的一位颇有胆识的专栏作家雷莉·兹文对此作了后续报道，她发现，在报道中被指名道姓的百强福利巨头中，许多人都取消了他们所有的社交活动和高尔夫球赛，并说活动日程将另行通知。这可是一条独家新闻，雷莉已很久没做过这样的报道了。

更重要的是，此后对这个话题的评论更是沸沸扬扬，成了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主要话题。还有一种现象，那就是，学术界对企业福利的研究也越来越感兴趣。《今日美国》对经济学专业的大三学生做了一个调查，结果显示，约有百分之十五的人打算在毕业论文中讨论企业福利问题。廉洁选举候选人就相关的报道举行了新

业委员会和午间集会的志愿者，有的则代表着几百万生活受到“改向”方案影响的人民，他们好不容易才抓住了这样好的机会。

上午九点，众议院行政委员会主席迈克尔·米尼猛敲了一下木槌。一名来自德州佩科斯县的身材魁梧的共和党员认为，支持修改国歌歌词是最糟糕的选择。米尼脾气暴躁是出了名的，绝不容忍有人扰乱他的听证会。共和党领导人想要贬低两个提案的重要性，于是将提案交给了米尼委员会。

主席开始作了个简要陈述。他说：“今天我们开会，是就HR215号和HR300号^①提案举行听证会，两条提案分别为：将国歌改为《美丽的美国》，将《效忠誓词》改为‘部分公民享有自由和公正’。这两条提案我都表示反对，但即使我的立场只得到了少数人的赞成，我也会主持一场公平公开的听证会，不会设法阻止委员会之外的人进行投票。我反对HR215号提案，是因为我相信，国歌首先应该表达力量，然后才是精神，而这并非《美丽的美国》所能表现的。何况，德克萨斯西部大平原除了那里的人民外没有什么很美的东西。我反对HR300号提案，是因为我认为，《效忠誓词》应该拥抱理想而不是现实，所有的人都知道只有少部分人才享有自由和正义，但他们应该受到理想的鼓舞，这种理想就是‘全民享有自由和公正’。

“现在，在提供证词之前，请另一党派的高级官员作公开陈述。有请来自拥有大片金黄色麦浪的爱荷华州的众议员兰迪·雷理斯摩发言。”

“谢谢，主席先生。我赞成这两条提案，我的理由和你的恰好相反。我相信，美国精神是我们一切力量的源泉，是我们敢想敢干的态度源泉，是我们敢为人先的作风的源泉，也是我们雷厉风行的办事效率的源泉。我赞成‘誓词即事实’的提案，因为我们不能让年轻人生活在幻想之中，他们应该接受现实的严峻考验，这样他们才会努力去改变现实，使之变得更加美好。而且，对成年人来说，目前的《誓词》以‘全民享有自由和公正’作为结尾，完全是一派谎言。我们的誓词应该以事实为基础，而不是以谎言为基础。”

“感谢你说得和我一样简洁，”主席说，“现在，我们将开始第一轮小组公开讨论。小组由四名赞成这项提案的证人组成，每人发言三分钟，你们的陈述将以书

^①HR是House of Representatives的首字母缩略词，意指众议院。

左翼的一派胡言之上呢？看看你们桌子前面那些庞大的媒体群吧，十六架电视摄像机，一大堆麦克风！眼下，世界上到处都是恐怖分子及其极端的支持者，难道这就是我们要在这个时候集中精力来讨论的问题吗？”

“尊敬的迪瑞克特议员阁下，”维森教授说，“去年，您的行政委员会已就下列议题召开了会议和听证会：议员和职员如何使用众议院信用卡的问题；众议院餐厅是否应该提供更多素食和有机食品的问题；花费巨额资金修建的访客中心是否该由新的总承包商和新的审计事务所来管理的问题；众议院理发店和美容院是否应该提高价格的问题，等等等等。议员先生，当世界上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暴力，当这些暴力因受忽视而慢慢地偃旗息鼓之际，你们集中精力津津有味地讨论的就是这些问题！国歌和《效忠誓词》不是区区琐事，这场听证会将会有力地证明，公众对这两项提案的意见有很大的分歧。”

“阿门，阿门。”辛西娅·乔德悦耳的声音有些颤抖。

“我支持维森教授的意见，”彼得·波尔插话道，“作为一名专门从事民意调查的专家，我一次又一次地发现，《效忠誓词》和国歌这样的传统和符号十分重要，它有利于增强人民的团结意识和集体认同感，使他们感到必须通过对某个事物的信仰来缓解内心的焦虑，而且这种事物必须是从过去一直延续至今，并可使未来变得更加神圣。”

米尼主席正要宣布结束讨论，开始下一个议程，这时一名委员会职员匆匆跑上讲台，靠近他耳朵说道：“有线卫星公共事务网、公众广播和有线电视新闻网都在直播听证会。委员会、您的国会办公室和您在贝克斯县的地地区办公室收到了成千上万份电子邮件和电话。我们还没来得及弄清楚这些反馈意见是赞成还是反对，我们只知道国会的总机电话一直在忙个不停。显然，这是个极其敏感的问题，已经触动了人民的神经。我想您会想知道这一点的。”主席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然后转身面对听众。“如果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话，那就感谢上午前来参加讨论陈述各自观点的人士。现在我们要听听反对的意见，尤迪马他先生，你们讨论小组还有三位发言人在哪儿？”

“主席先生，我的三位同事一致同意把他们的时间让给我来发言。如果您不反对的话，我将代表他们在这里发个言。估计我的发言总共需要十二分钟。”

翅膀飞翔的机会。一些鸟类观察家或许不太中意鸽子。这里所说的也不是秃鹰式的掠夺，而是一种佯攻，绝对能把布什·宾保及其同伙逼得发疯。乔和比尔准备将这一计划留到8月议会休会后议程的第二阶段再实施。

考虑到将来要采取诱骗和迷惑的手段，宣传组还为洋子的想法设计了一个行动计划。洋子认为，要遏制污染，最快的办法就是通过立法，规定排污者在污水中注入一种无毒的红色染料。一旦提案得到国会的支持，便很容易找到赞助商通过广播电视来推广这项法规，这将会让排污者陷入费钱耗时的疯狂反击当中。这项议案提交给秘书处后，巴里收到了帕特里克·德拉蒙德寄来的备忘录，言辞异乎寻常地尖刻。“这简直是胡作非为，是老天爷赐给那些财阀和社团主义者们组织群众并分散群众注意力的工具。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身上、房子上、车子上、所有的东西上面搞得到处都是红色染料。这一提案在送往国会之前就会胎死腹中，而且还可能会被人利用，用来羞辱与之相关的人，使之身败名裂。未经常识调和的热情只会带来灾难。建议立即进行内部审查，讨论该方案在何种程度上超出了你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并找到加强质量控制的办法。稍后寄账单给你，收拾你的烂摊子。”巴里对这些措辞大吃一惊，但又不得不承认其中的观点，不过他打算把这事儿告诉洋子。

6月是沃尔玛危机四伏的月份。这个企业巨头正受到四面夹击。一位社论漫画家将它描绘成格列佛，被小人国的居民用贴着“Union”（工会）标签的绳子捆了起来。除了小型廉价店外，索尔针对最初五家以及后来增加的两百家大企业所采取的行动四面开花，同时在沃尔玛各店铺全面铺开。沃尔玛的特警队实行三班制，但收效甚微。公司又聘用了四名高管以应对危机，但不过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特德的亿万富翁们把任务当成一种爱好，并引起了机构投资者的关注，因为随着他们股票价格的跌落，他们打来的抗议电话也不断增加。他们要求与董事会的高官及成员进行一对一的会晤，并威胁要提起股东诉讼，目的是要在公司决策和薪酬方案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沃尔玛”商标成了人尽皆知的译号。“沃尔玛”被用作了动词，意为欺诈工人、破坏工会、揩纳税人的油、把人民欺诈得忍无可忍、或将美国的工作岗位迅速送到中国去等。“沃尔玛”的商标名曾被估价一百二十亿美元，并被列入“信誉良

议员和10名打算重新参选的最有影响的参议员。全国上下都在谈论这一酷似大卫与歌利亚故事的事件^①。不过这一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把脏钱从政治当中踢出去，以公共资金取而代之，并进行选举改革。候选人们认为，这一行动将使社会获得解放，朝着真正的幸福前进。民主政治的某些东西绝不是可以买卖的商品，选举就是其中一种。这种观点说道了人民的心坎上了。“非卖品”的纽扣开始在各地冒出来；“非卖品”的演讲常常挤满了听众。“非卖品”的T恤、海报、木偶、扑克等供不应求。廉洁选举党候选人抓住一切机会，以雄辩的口才详细讲述政客一旦成为商品，会带给百姓怎样的灾难。人们开始不断扩大这个主题：我们的孩子不是商品，我们的环境不是商品，我们的宗教不是商品，我们的教育不是商品。人们的议论逐渐发展成对企业操纵社会现象的系统批判。在这样的社会一切都是商品，包括我们的基因、我们的隐私、我们的外交政策，我们的共有土地以及电视广播。

议员们回到国会，要求他们宣布自己是“非卖品”的呼声像潮水般涌来。五花八门要求改革的电话，弄得他们头昏脑胀、头晕目眩。街上游行的宣传车实在是太多了，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该上哪一辆车，支持哪一个候选人。各种压力从四面八方涌来，使他们辨不清方向。越来越多的城市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演讲和午间集会，而且离开时一个个都两眼闪烁着光芒。8月休会期间，国会监督小组要求各州各国会选区召开问责会议。在全国记者俱乐部发表的那些和盘托出的告别演讲在各地引起了强烈反响，使当地公司成为了话题的焦点。上周的一次演讲谈到了铸造工的职业病问题，立刻在有铸造厂的地方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些大企业家的抗压系统也在高速运行。

事情已经纷繁复杂，但也只能慢慢消化，慢慢理解，因为立法委员们清楚，自己在即将到来的立法中的立场将在即将到来的运动中受到严密监视。更不用说，他们是多么期待那些突然活跃起来的思想进步的中坚力量提出新的议案了。他们能感觉到当权者的基础正在动摇，形势变化之快，远非他们所能控制，甚至远非他们所能看清。

最令人担忧的是，他们越来越不清楚那些络绎不绝走向国会的商业说客的目的。

^①《圣经》中的传说。巨人歌利亚力大无比，少年大卫却十分弱小，但他面对强敌毫不畏惧，并在决斗中击败歌利亚，为自己的部落赢得了可贵的生存空间。

6月16日，星期五，十二点整，罗伯接到了他盼望已久的贾斯珀·坎伯萨姆总裁打来的电话，谈话内容十分简短。

“罗伯，我们将在6月26日星期一上午九点整迎接你的到来，希望到时把你的聪明才智全部带来，把那只斗牛梗就留在狗窝里。我们希望在6月21日你能交给我们一份详细的备忘录，报告你到目前为止所掌握的全部资料。巨富老人作为一个组织以及他们个人在运作方式上各有什么优势和劣势？你还想到有什么潜在的盟友没有？你所提及的‘核心战场’在哪里？你预计每个月的经费是多少？我们还需要总体了解一下你的计划将会产生的影响，检查一下你所召集的人才的质量，还要看看你认为我们在会前应该了解的所有的信息。你有什么意见和问题？”

“意见？我很欣赏你充沛的精力和果断的办事风格。问题嘛，请问你打算投入多少钱？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得投入很多钱——不，是很多很多钱。这会是一场星球大战，一场海啸，会让你的世界翻江倒海，天翻地覆。”

“好了，好了，罗伯。形势的确是很严峻，但也别太失去理智了。”

“贾斯珀，你所说的‘形势’不止是严峻。不过还好，没有超出我的掌控能力之外。”

“这才是关键，罗伯。太好了，希望能在21日看到你的材料，能在26日见到你，再见。”

罗伯对总裁最后讲的话是违心的。他马上就要进入任务的运作阶段了，而任务的成功与否不仅要靠他一个人的能力，还要靠其他工作人员的通力合作。不能再做单独行动的孤狼了。他招呼着他的斗牛梗，它跳到他的膝盖上狂舔他的嘴唇。罗伯吻了吻它，只有他和他的狗知道，这样的动作可以缓解他高度紧张的心情，虽然狗并没有这样焦急的心情。

这条孤狼的确还要独力完成最后一项任务，那就是6月21日要提交的备忘录。他拼命地想啊读啊，一个劲儿地琢磨着调查结果，夜以继日地进行分析推测，经过一段时间的不懈努力，终于弄出一份只有七百词的备忘录大纲，他自己称之为“快件”。文中首先介绍了他最重大的发现，“核心战场就是国会，”他写道，“这也是一种宽慰，因为那是一个已知领域，所以对于各位总裁和成千上万的说客来说，它就像是个令人心情愉快的狩猎场。到现在为止，这个领域都在我们的掌控之

对于所有正在蓬勃发展的人民力量，不论是社会向善论者宣传的直接结果，还是各组织力量的间接刺激，布丁是好是坏^①就要看议程是否能最终得到国会通过。整个6月，承担着不同立法任务的所有“改向”方案，包括人民商会、公民公用事业委员会、国会监督小组、喜欢自称双Z集团的扎博热斯克-泽夫特尔^②集团等，都在避开媒体追踪，悄悄地与国会盟友进行密切合作。这些创始人、推动者和煽动者们不愿抛头露面，只想在严格的截止期限内，以最专业的水平完成任务。7月4日之前应该做到万事俱备。这些提案必须按恰当的顺序一一提交上去，而且还应准备好极具说服力的背景材料，以便应对一触即发的辩驳战。所有的程序应该环环相扣，密切配合，包括组织媒体宣传，对公开支持提案的立法议员进行政治援助，对所有议员尤其是委员会主席和领导层施压，破坏商业说客的名声，说他们是一贯的消极主义者，对他们有权有势的智囊团朋友做出回应，通过媒体对不可避免的恐吓威胁行动进行反击，瓦解对手的力量等等，各个环节都要进行得有条不紊。这些“议程”的捍卫者们通宵奋战，办公室和房间的灯一直都未熄灭。

准备工作在一丝不苟地进行着，次经济正迅速地在耶诺和杰罗姆·科尔伯格设立的辅线上形成。耶诺把它设想为潜入主流经济的特洛伊木马，而科尔伯格则强调它在促进可持续经济发展和应用伦理学方面的作用。耶诺的收购专家们已减少了商业部的业务类别清单，在全国各地收购了数百个零售企业，包括医疗所、美容院、草坪护理公司、药店、石油经销商、汽车经销商、房地产公司、机械厂、杂货店、服饰店、餐馆、酒吧、灭虫专家、报税员、会计、理财规划师、管道工、电工、木工等等，还有一家小型铸造厂、几家小型设备制造厂、几家批发公司，以及十几个中等规模的农业综合企业、采矿场、银行和保险公司。这些企业的老板现在已打通了一条稳定的渠道，以保证可持续性次经济总部能及时掌握他们工商业的内部信息。总部由一群退休专家组成，包括聪明绝顶的并购专家，最优秀的经理、效率专家、销售商、招聘专家、公关主管，以及那些才华横溢却牢骚满腹的绿色经济倡导者等。这些退休专家们非常兴奋，他们终于可以在每天的工作中尽情展示自己的良

①英谚有云“布丁好坏，不尝不知”，意指事物的好坏须经实际检验。

②英文原文为“Zabouresk-Zeftel”，都以字母“Z”打头。

支的省钱办法等等等等，甚至有的频道还播放打扮成人样的黑猩猩，但是，没有哪个频道播放一个个社区的为人民为争取美好的生活所作出的努力。有线电视公民公用事业委员会播放了许多震撼人心的画面，配上言辞犀利、令人难堪的冷嘲热讽，号召建立学生频道、工人频道、消费者频道以及二十四小时不间断播放公民活动的频道。“是啊，”人民由衷地说道，“这样的频道才有意义啊。这样我们就不用整天被人牵着鼻子走了。为什么我们不自己想这些事呢？他们给我们播放什么，我们就只是被动地去收看什么。”

投资商公民公用事业委员会正热火朝天地打开新局面。那些高级总裁们总是自行决定自己的薪酬，他们精心选拔的董事会成员也总是不假思索地就通过他们的决议，公民公用事业委员会因此称他们是“反资本家”，极力要求证券交易委员会敦促各大公司对总裁薪酬问题进行代理投票。投资商公民公用事业委员会已拥有四十万会员，而且人数还在不断增加，它已经成为华盛顿和华尔街上新的掌权者，它在华尔街的办公室同样是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其顾问委员会里人才济济，有前证券交易委员会委员和总会计师，有前证券交易主管，有大名鼎鼎的共同基金创始人兼改革家，有一名前任州长、两名前任总裁和几位国家监管机构退休官员，还有最近加入的罗伯特·蒙克斯。其中的某些杰出人士之前其实并没有什么名气，虽然他们长期以来都怀着坚定不移的信念，认为有必要采取措施制止企业首领们大言不惭地自诩为“人民的资本主义”的闹剧，不过以前一直都只是纸上谈兵，并没有什么实际行动，而现在，他们终于把内心累积的负罪感付诸行动了。

投资商公民公用事业委员会怀着满腔热情，希望国会或者证券交易委员会通过一项合理的企业综合性改革方案，而对于那些总裁和高管们而言，股东是否批准管理层薪酬提案成了最十万火急、最让人寝食难安的问题。这些大鱼们开口闭口总离不开认股权，这说明他们对反对方案中所隐藏的冲突害怕不已、噩梦连连。这些措施对他们极其不利，但对于和他们有着信托关系的股东是非常有利的。资本外逃便拉开了帷幕。几周内，越来越多的头条新闻报道说，越来越多的总裁将他们的认股权兑现后，偷偷摸摸地把一叠叠厚厚的退休金藏在腋下，走出了公司大门。《纽约邮报》头版的大字标题是《我得走啦！》。所配的照片里，大腹便便的联合医疗总裁德克·德斯蒙德正冲出办公室大门。摄影师刚好抓拍到了他的面部表情，怯懦之

领袖，正在为自己竞选总统而造势。他是个医学博士，家里拥有多家连锁医院，也因为家族企业而多次荣登百万富翁排名榜。当工人们被领进他的办公室时，他一边站起来热情地打招呼，一边询问大家来自哪里，并就几个城市拉了几句家常，像约翰逊市、纳什维尔市、橡树岭市、诺克斯维尔市、孟菲斯市等。寒暄一会儿后，代表团团长阿尔文·约克开始转入正题。

“参议员，您为什么不向国会提交一个最低工资法案呢？我理解你一贯赞成每年为自己和其他国会成员加薪，但十八年来，我们的最低工资标准一直就是每小时5.15美元，至今只加过一次薪水。按劳动部的说法，它的购买力比1949年的还要低。”

参议员深深地点了点头说：“我理解，而且我也同情你们的难处。”

“那你为什么还反对提高最低工资呢？比方说，将它提高至每小时十美元，这仅仅是为了应付自1968年以来的通胀呀。”

“嗯，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我的高级经济顾问和许多其他经济学家都说，‘不论将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多少，都会让一些人失业，穷人和年青人就会吃苦头。’”

“照这么说来，干脆降低最低工资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吧？你知道这么做会导致什么后果吗？后果是我们会走向农奴制度，而这正中了我们竞争的中国人的下怀。参议员先生，你是支持还是不支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你的立场将影星整个国会，你的支持将鼓舞千千万万辛勤劳作却不敷出的人民的斗志。医疗费用在飙升，没有哪个不在往上涨的，煤气、家用燃油、食品、房租……”

参议员举起了手说：“你说的有些道理，让我再考虑一下。”

“你已经反反复复考虑了好多年了，”《纳什维尔田纳西人》的文字编辑贝蒂·佩奇说道，“你是想着不作任何答复就把我们扫地出门，对吧？你到底支不支持加薪建议，不管加多少？”

“在权衡失业人数与加薪所带来的益处之前，我是不会回答这个问题的。我亲爱的兄弟，你若连工作都没有，要最低工资又有什么用呢？”

“我们是在这儿绕圈子吧，参议员先生，”凯西·琼斯说，“你一小时拿多少钱？你会拿到多少养老金？”

参议员清了下嗓子，说：“嗯，我从来没有按小时计算过，天哪，我每周得在

这儿工作八十个小时。”

“好，那就让我来帮你算一算吧，”凯西说，“算上津贴、福利和补助，你一天要拿一千多美元，而你一周只工作五天。”

“我的好朋友，我到这儿来工作可不是为了钱，你知道过去我给病人做开胸手术赚多少钱吗？”

“我们缴纳的税费给你们这儿所有的人都提供了非常可观的薪水、人寿保险、全额医疗保险、优厚的退休保障等等等等，”弗劳拉·汉密尔顿说，“但既然你拒绝为美国四千七百万全职工人提供一份仅能维持生计的最低工资，那又是什么能让你觉得还有道德权威来管理这个国家呢？参议员先生，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里，那些公司一直都在涨价，一直都在大赚特赚，难道不是吗？管理人员的津贴，又有哪个没有涨呢？我真的厌倦了你在事实面前的逃避态度。”

弗里斯克参议员感到情况失去了控制。“亲爱的兄弟，我不是在回避，只是这个问题很难解决。有许多小企业告诉我们说，如果提高最低工资他们就会倒闭，而一些大点儿的企业则声称，如果这样做的话，他们就要搬到国外去。我也有责任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啊。”

阿尔文从后面跳进来说：“弗里斯克议员，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你代表的是人民，而不是企业。现在人民受到了伤害，人民的孩子受到了伤害，整个美国就要被沃尔玛整死了。你的首要责任是要对人民负责。你在反对废除童工制时也摆出了同样的理由，但是国会坚持废除了童工制，如此一来，孩子们去上学了，而工厂不得不雇佣他们的父母。难道我们的国家因此而崩溃了吗？”

“弗里斯克议员，还记得亨利·福特一世吗？”一位来自田纳西州查塔努加市的名叫阿奇·坎贝尔的狂热人士问道。“1914年1月，他向全世界宣布他要让他的员工工资翻一番，将日薪由2.5美元上调到五美元。他的汽车高管同僚们对此愤愤不平，质问他为何要破坏行业工资的稳定性，他的回答是，想让工人们都能买得起他的汽车。工资高了，消费者的需求也就大了。这就是美国所走的路子，直到80年代经济衰退，一蹶不振，这种方式才被改变了。后来我读了很多有关我国工资的发展史，你的回答根本站不住脚。”

此时，一阵刺耳的滋滋声穿透房间，弗里斯克感激地看了看对讲机，按下了按

“哎呀，妈呀，她说得对呀，”阿尔文操着纯正的乡下口音慢吞吞地说，“俺们志愿陈述人有时会搞得有点子冲动。喂，你们当中有田纳西人吗？”听他这么一说，警察与工人开始友好地拉起家常来，其中一名长官在中田纳西州立大学念过书，而另一位则出生在纳什维尔。这就两全其美了：警察在等候援兵，工人们则在等候新闻媒体。

真巧，增援部队与新闻媒体在同一时间赶到了这儿。参议员的秘书要记者呆在走廊，并领着警察进了办公室，那儿双方形成了对峙。

阿尔文首先开口，打破了紧张的气氛。“我们的目的是等参议员回来。选民们想这样做是很自然的事儿嘛。我们希望对最低工资的争论做个了结。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不能再见到参议员的话，你希望我们跟外面的记者谈什么呢？”

“弗里斯克议员将就一项拨款议案发言，因为议案引起了漫长的讨论，他的发言会持续好几个小时，”带头的警察说，“你们现在就得离开。”

“你敢说这就是弗里斯克议员想要的？好吧，我们走。很高兴见到你，长官，你是位绅士。”

来到大厅，工人们被记者团团围住。面对着六台摄像机，阿尔文举行了一个小型新闻发布会。他说：“弗里斯克议员，一位参议院多数党的领袖，未来总统的候选人，竟然拒绝回答一个与四千七百万全职工人息息相关的简单问题，那就是，支不支持为最低工资立法，并让它在参议院通过。”其他工人也各抒己见，声音有高有低，有的甚至是咬牙切齿，大声喧哗，然后便沿着走廊阔步走着，后面跟着抓拍画面的摄影师。当电梯门关上时，阿尔文、阿奇和贝蒂都举起了拳头。

那天晚上，伯纳德在韦科市的家中看到电视新闻，跟他的妻子奥德雷说：“手拿干草叉的人们攻破了那些懦夫的大门，他们破釜沉舟，胜利已成定局。”

6月26日到了。当罗伯被领进利维坦阁楼会议室时，他首先注意到的是总裁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多，有将近三十人。围坐在铮亮的红木会议桌周围的，都是工业界、商业界和金融界的大腕！罗伯大吃一惊，但仍面不改色。早前，他就预料到了这威严的阵势。

坎伯萨姆总裁简要地作了个介绍。“开始吧，罗伯，”他用单调的口吻说道，

“请你发言。”

罗伯站在桌子的另一端，面向着所有人。“先生们，如果说自上次会议后，我在工作中意识到了一个问题，接下来所要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关于应该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进行动员的问题，我所传达的所有东西都不如你们个人和集体的意见来得重要。为什么？因为巨富老人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将我们带到了爆发危机的这个隘口。请允许我冒昧地问一句，你们有多少人读过约翰·加德纳的《论领导》？这本书199页，平装本，但影响却是轰动性的。”

原来的十一位商业大亨中有三位举起了手。有个未举手的人叫威廉·沃德维特，是全球最大的机床和机器人制造商的执行总裁。他抱怨道：“罗伯，我们都已经是当然的领导了。可你还把我们当小学生看。”

“先生，这本书讲的是如何做领导，远远不止告诉你如何在大公司里爬到领导这个高位那么简单。尽管两者有相同之处，但这本书对不同时期、不同文化中的领导者的品质进行了历史性回顾。只要浏览一下目录，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你将会以全新的视角来看待自己。如果你潜心研究一下加德纳的话，就会立刻信心倍增，时刻准备击退目前对美国商业生活方式的攻击。”

诺曼·努达克是第一次出席这样的会议，他抬起沉重的眼皮问道：“罗伯，你为什么不直接给我们一份可行的纲要呢？我们都不是清闲的人。”

“努达克先生，整本书就是一份纲要，言简意赅，围绕着领导这个主题，囊括了作者这二十五年来思考、阅读与总结。无疑，加德纳这本书值得你花上几小时来阅读的，除非因为手头的任务需要，否则我将不再赘述。接不接受全在你们自己。”

“我发现加德纳的著作富于哲理，也很鼓舞士气。”沃德曼·怀斯说，他在尽力将会议引回正轨。“我敢肯定，同事们会尽快阅读这本书的，请你继续吧！”

“谢谢，你们面前有我6月21日发给你们的快件。在讨论之前，请大家切记：不论我们做什么事，无论它们看起来多么合理，开头绝不能出错，不要走没用的弯路，避免入死胡同。我们没有时间去节外生枝。我曾说过，现在的主战场是国会。我那儿的朋友告诉我们，那边的活动十分猖獗。他们即将提交的系列法案都是我们一贯反对的。不过最要紧的是，我们必须利用人们对动乱、未知以及任何微小的

“好的，非常乐意。”

“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大家刚才所预测的问题好吗？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打算要说的话。要是他们问我，我们打算花多少钱，那么我会告诉他们真相：‘要多少花多少——你知道吗，我们要多少有多少。’你们如果要公布自己的个人财务报表，那是你们自己的事，但是我不会公布的。记住，我们是普通公民，不是公务员，而且这也不是什么大陪审团程序。我们要维护自己的隐私，为全体公民树立榜样，以免他们一旦有些名气便会突然成为被抨击的对象。如果有人要问我有关见面的事儿，我会告诉他我们经常保持联系，一有时间就聚在一起，但是我不会提毛伊岛的事儿。正如罗斯说的，没必要让他们知道嘛。至于国会听证会，如果有人问我作证的事，我会说要去作证，我甚至还会请人叫我作证。无论他们抛给我们什么问题，我一般都建议大家去想一想那位耸肩微笑大师，那个善于表演脱身术的罗纳德·里根，是他使他们爱上这个动作。这就是我的一点浅见。”

伯纳德在咖啡桌上掷了两分钱。“这是我的钱。我想我们大家都够大，够有钱，够聪明，够诚实，足以对付他们抛给我们的一切问题，而且那不过是一眨眼的功夫。只是为了公众的利益，我们应该尽量不让他们把太多的时间花在我们身上，而把太少的时间花在‘改向’方案上。”

“因此，我们必须一起度过这个周末的最后时光了，”沃伦说，“但是我知道，索尔正准备用餐去了。”

奥马哈的景色虽然不如毛伊岛壮观，但沃伦热情好客，弥补了这一不足。餐厅里烛光摇曳，橡木餐桌上摆满了什锦水果，琳琅满目。用餐时，大家有一种明显的轻松感：几个月来秘密策划的日子已经结束了，随之而来的将是两军对垒，正面交锋。无论结果如何，社会向善论者乃至整个美国都将发生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六个月中所有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行动，如今就要和一个有组织的源头联系在一起了——天哪，那可是苍天不容的呀！再也不是什么特立独行的亿万富翁了。他们已经是一个团队，一个密谋的集团，一支插入权力和特权堡垒的劲旅！他们会勇往直前，毫不留情。这就是媒体将读到的内容，无论社会向善论者曾多么频繁地向他们提及自元月以来成立的各种机构——人民法院协会、人民商会、公民公用事业委员会、国会监督小组等，他们仍将一如既往，继续传递建设他们正在努力追求的